



陈文在创作

品韵

诗歌书画融一盘 传承文化谱新篇

谭晓宁

“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这句古老的箴言,在陈文大师的釉下五彩瓷盘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具象生命与永恒载体。身为醴陵红官窑瓷业公司主任工程师、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陶瓷工艺大师的陈文,以其十年磨一剑的坚韧,将唐诗的雄浑、宋词的婉约、元曲的灵动,熔铸于莹润如玉的瓷胎之上,书写了一段“诗歌书画融一盘,传承文化谱新篇”的当代传奇。

千年窑火淬炼的求索之路

年逾半百的陈文大师,出生于千年瓷都景德镇。童年记忆里,泥土的芬芳与釉彩的斑斓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家中长辈讲述的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独门绝技,以及为毛主席烧制生活用瓷的传奇故事,如同点点星火,在他心中燃起对那片神秘热土上的无限向往。1996年,带着扎实的陶瓷绘画功底和对艺术的炽热追求,他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师承著名陶瓷艺术家罗小聪教授,浸润于“昌南道友”深厚的艺术滋养,成为景德镇美术家协会会员。

然而,怀揣着对釉下五彩瓷技艺的深情向往,陈文毅然告别故土,踏上醴陵这片滚烫的热土,投身于红官窑瓷业公司。在这里,他得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传承人邓文科先生的精心指点。醴陵釉下五彩瓷,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独特魅力,与中国山水画气韵生动的精妙笔法,在陈文手中交融碰撞。他潜心钻研,将传统技法与个人感悟相融合,逐步淬炼出立意高远、清新雅致、意境空灵、气韵神妙的艺术风格,为其日后的鸿篇巨制奠定了基石。

破壁融合,诗书画瓷的千年交响

在技艺臻于纯熟之际,一个大胆的构想开始在陈文心中激荡:中华文明星河璀璨,唐诗的恢弘气象、宋词的深邃情思、元曲的鲜活韵律,是中国诗歌不可逾越的高峰;中国书画的笔墨意境,是民族精神的独特印记;而醴陵釉下五彩瓷,则是泥土与烈火淬炼出的非道瑰宝,能否将这三种顶级艺术形式——无形的诗情、有形的画意、永恒的陶瓷——破壁融合,汇于“一盘”?让诗词的魅力在瓷的肌理上显影,让书画的韵律在釉彩下流淌,让这承载千年文脉的“有形之诗”得以永恒流传?

2012年,带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与艺术创新的勇气,陈文正式启动了这项名为“瓷上诗魂”的系列创作。挑战是巨大的,第一关是“诗意的破译”。他如苦行僧般,对精选的300首唐诗、100首宋词逐字逐句反复研读涵咏,捕捉每首诗词最核心

的情感脉动、思想精髓与意境空间。是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还是李清照“寻寻觅觅”的凄婉?是边塞的苍茫,还是江南的旖旎?第二关是“意境的转译”。如何将无形的诗意转化为瓷盘上可视的构图?他需要在直径仅30厘米的有限圆形空间内,以釉下五彩为语言,运用中国画的构图法则、留白意境与线条韵律,精心设计每一幅“瓷上丹青”。是工笔的细腻刻画,还是写意的淋漓挥洒?色彩浓淡如何呼应诗情冷暖?第三关是“火的艺术与残酷”。釉下五彩需经历1380℃以上高温的考验,窑变莫测,成品率极低。一件精心绘制的作品,可能因微小的釉料流动、坯体收缩或温度波动而前功尽弃。面对“十窑九不成”的行业魔咒,陈文展现的是惊人的毅力。无数个深夜,他在灯下凝视着烧制失败的作品,分析原因,然后沉下心来,重新构图,重新绘制,再次送入窑炉接受烈火的洗礼。这不仅是对技艺的挑战,更是心性的磨砺。

十年砥砺,瓷盘上的文脉长河

寒来暑往,笔耕不辍。十年光阴,陈文将生命最厚重的积淀,倾注于这四百个小小的瓷盘之中。他以瓷为纸,以彩为墨,以火为笔,让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流淌静谧,让苏轼的“大江东去”在瓷胎上奔涌豪情。每一个瓷盘,都是一次跨越千年的诗意对话,一幅凝固的丹青画卷,一曲无声的弦外乐章。

2022年,当最后一件宋词瓷盘完美出窑,这项凝聚十年心血的“唐诗三百”“宋词一百”系列巨制终于宣告完成。400件作品,气韵贯通,风格统一又各具神采,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瓷上中国诗史”。这套承载着无价文化基因的作品,其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迅速得到高度认可,最终被一位深具文化情怀的知名企业家慧眼珍藏,成为其文化殿堂中的镇馆之宝。

荣耀并未让陈文停下脚步。目前,他正着手于“元曲一百”瓷板的创作之中。元曲的世俗风情、诙谐灵动,为他的艺术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计划在明年年底完成这最后一块文化拼图,让唐诗的丰腴、宋词的深美、元曲的鲜活,在釉下五彩的永恒光泽中汇聚成一条更加完整的中华文脉长河,让诗画意在火灼中永恒。

当千年诗句邂逅千年窑火,当无形意境拥抱有形丹青,便诞生了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美。陈文以他的匠心与坚守,证明了在飞速变迁的时代里,最深沉的创新恰恰源于对传统最虔诚的继承与最富胆魄的融合——他让流淌的诗情与飞扬的画意,在烈火的淬炼中获得了瓷的永恒,为后世留下了一条触摸中华美学之魂的璀璨通途。

古鼎烹新的四言精神突围

——我读刘克胤《半山诗草》

莫鹤群

诗评

当诗歌在指尖滑动的流光里被批量复制,刘克胤先生俯身拾起了四言诗这柄“老斧头”。三十余年孤灯磨刃,大半年冥思苦吟,斧刃在时光岩层反复打磨,竟雕琢出134块诗碑。世人谓之“诗歌考古”,但他手中的斧头并非锈蚀的青铜,而是以滚烫的现代汉语淬火锻成。且看《汴京》“太湖石壘,敦知忧患”,石缝里卡着《诗经》沉向下的古老冻土,却又渗出都市人焦虑的咸涩汗滴。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刘克胤的诗,是雪地里灵魂酣战。时人精心雕琢冰凌之花,他却却在语言的雪地里打雪仗,随手捏紧的雪团里,深处赫然冻结着锐利蹦跳的当代冰凌。《十月》中“有花见我,焉能不亲”,扑面是村口老妪拽袖絮叨的土味亲热,暖得人鼻尖发酸。待你沉溺这乡音,猝不及防被“数据裂云”一词砸落——如青铜鼎身闪亮的二维码,篆刻纹的沟壑里陡然迸射数字时代的刺目光斑。

此般混搭绝非戏笔。《我心》里“湘水沉沉,莫知我心”,犹见屈子行吟的千年孤影;而“逶迤北去,日复以勤”的陡转,竟让江水奔涌成通途旅的疲惫之河。江依旧是那条江,但波纹已叠印成“钉钉”打卡的电子浮痕。

刘克胤四言艺术,恰似“古鼎烹新”,鼎腹沸腾着三重奇焰。

其一乃形制之鼎——方寸字笔迸裂自由惊雷。四言如铿锵,他却于《诗经》“二二拍”间敲出裂鼓鼓点。《增城》“嗡嗡扰耳,款款繁复”八字,以短促顿挫模拟蚊阵侵扰的神经刺痛;《致仕》“行也弗远,南陔北塘”又以绵长尾音曳出归隐者的闲散楚音。至若《无题(十三)》“朝饮清露,夕看流云”的工整中,忽劈入“腾化之术,胡为屈辱”的诘问——如青铜编钟里炸响电子贝斯,古律的庄重骨架反成现代情绪最锋利的扩音器。

其二乃语汇之鼎——老陶罐里发酵的醇香酒糟。他敢将“诗恨叨叨,情苦难已”这般词汇,直灌四言模具(叨叨),冷却后竟与“任诞无谁,愿剖肺腑。作恶取荣,从善遵弃”的文言肌理严丝合缝。《村妪》中“请坐清茶,略显恹恹”的白话口吻,经四言提纯反生奇效——较之万言报告更刺穿民生隐痛。“文言语法为骨,白话词汇为肉,当代意象为血”的三重发酵,终使《采芹》“采芹采芹,迨彼仲春”的庸常切片,蒸腾出“明日何日,忽忧其心”的汉魏孤光。

其三乃修辞之鼎——饕餮巨口衔着后现代寓言。《说鼠》以古老复沓织就当代寓言:“昔之有鼠,食彼谷物”与“今之有鼠,啮彼梁柱”的递进,直指虚空文明根基的隐形之恶,字字古拙,锋芒淬毒。《孔雀》三章重唱“非凤非凰,非鸾非鸾”,尾句却从“哀哉恶声”滑向“乃成明星”——笼中禽鸟的异化史,正是消费时代的残酷镜像。最狠辣当属《昏昏》中“人仗狗势,欺假欺真”八字,如《周易》爻辞般精悍,将犬儒社会的荒诞钉上耻辱柱。

《半山诗草》的峻拔,正源于这“鼎中沸世”的壮阔气象。

他锻《羞愧》为知识分子的照妖镜:“食彼稼穡,满口陈腔。一身自保,两眼茫茫”——十六字刮骨刀,剔尽文人精神软骨的腐肉,其痛切远胜骆宾王讨武檄文。

他凿《村妪》成苦难土地的哑光碑。红瓦白墙下,“上天无道,二子遭殃。同年残废,苦难在床”的惨剧,被四言白描封存为琥珀。无嗟语,无控诉,只“里外诸事,奈何独当”八个字,便压得人胸腔窒闷。

他淬《训狗》作荒诞世相的解剖刀:“非惊非扰,竟然狂吠。连连缄口,无使昏昧”——此非区区啮齿之属,实乃蛀蚀时代承重墙的集体隐喻,锋芒直指当下肌理。

他铸《铁汉(赠陈行甲)》成理想主义的花岗岩。“为官一域,念彼苍生。孤怀不群,逆风独行”——四言如钟,为陈行甲们勒石立传,古语的铿锵撞响今人热血。

他滤《微信》为数字生存的诗意切片。“树摇窗影,夜风清清……翻检微信,犹自一惊”——深夜屏光里对古典诗句的蓦然惊觉,恰是古典诗心在赛博荒野的倔强星火。

他剖《空村》的石榴籽粒,凝成血色土地之痛。当“路遗羊粪”“环顾无人”“疑讶空村”成为农耕文明撤退的黑色休止符,嵌在文明废墟处的四言体温表,水银直坠冰点,回荡着时世静默里欲哭无泪的时代心声。

他借《说猫》的四章叠唱,勾勒时代的荒诞图语:“有猫有猫,醉依酒厄。鼠之戎之,潜然不知”——捕鼠者沉湎酒盏,鼠辈登堂入室的悖谬,恰是职能异化的绝妙注脚。语似浅白,览者当深味其弦外之音。

他赋《英雄》,化作叩问古今英雄的二重变奏。“世有项羽,亦有荆柯。爱之敬之,若苦无多”——至“千秋一瞬,百年几何”的叩问,让横槊赋诗的英雄气,在当代胸膛震出震耳回响。

……
呕血十年,不如如雪一团。刘克胤的四言,是“半山”之诗:不耽云端缥缈,不溺泥沼沉沦,它执拗地扎根于文明断层的山腰——俯饮《诗经》源头活水,仰观“云端裂变”的无尽苍穹。他如古法庖师,以四言为鼎镬,架《诗经》薪火,烹理新鲜材,撒批判精神的野山椒,投荒诞现实的酸豆豉,再缓以温煦人情的紫苏叶。134首诗,便是134鼎“文言转基因”盛宴——才品《致仕》“诗心不死”的醇厚,猝被《昏昏》人物不分的辛辣呛出泪来;方醉《林鸟》“自适其适”的恬淡,《世贼》“杀亦难禁”的苦醒又猛撞舌根。

这岂是“诗歌考古”?实乃以古鼎沸新声,用老斧头劈开时代的冻土。《半山诗草》垒砌的驿站中,青铜饕餮正借二维码向星空发送摩斯电码,让“逶迤北去”的湘江灌溉“代码崩岩”的旱原,使“翻检微信”的指尖触碰“灯下独酌”的冰凉。当汉语在刷屏狂欢中日益浮肿,刘克胤先生以三十年孤诣证明,那把名为“四言”的老斧头,依然能劈出汉语诗歌最坚硬、最深邃、也最令人“张然”或“羞愧”的生命年轮。

乐评

以音乐为笔,抒写时代乐章 ——评《美丽乡村》江晖作品音乐会

高世逢

音乐是时代的回响,也是情感的寄托。7月5日晚,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项目《美丽乡村》江晖作品音乐会在长沙实验剧场圆满落幕。全场以“湘湖神韵”“家国情怀”“时代心声”三个篇章,完成了一次对乡土中国的精神叩访。

“湘湖神韵”作为第一篇章,其歌曲《苗鼓声声》《幸福新强家》《神农茶歌》等,词美曲美,现场观众通过对歌曲的欣赏能感悟到老百姓勤劳朴实的精神品质,能品味到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及作曲家创作这些歌曲时内在的真实情感。每首歌都有自己不同的理念以及歌词中蕴含的意境与灵魂,不同的旋律自然铸就不同的审美,这些离不开作曲家对歌词的深度挖掘和再度创作时的精雕细琢。当好的歌词与上好的音乐再加上歌唱家用心、用情的演唱,歌曲自然就有了直抵人心的温度。通过各元素的巧妙融合,让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有了不一样的表达,那些关于苗家、瑶寨的神秘及乡村的印象不再是过去的照片或传说,而是在歌唱中有了全新的定位。作曲家的精妙之处在于:既保留了湘湖文化“质朴中见坚韧”的底色,又以现代技法赋予其跨越地域局限的艺术张力,让乡土叙事通过歌曲获得了不同的美学升华。

在第二篇章的“家国情怀”里,作曲家在《故乡》《家乡的黄辣椒》《道法自然》《天边那棵树杜鵑》等歌曲的创作中,既有对生活中细微情愫的精准捕捉,也有对家国宏大情感凝练。其独特之处在于,拒绝将叙事简化为口号式的旋律,而是让每一个音符都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如为徐本禹及其志愿者群体创作的歌曲《天边那棵树杜鵑》,这首歌既有民间小调温暖的质感,更有穿透时光的力量,让观众能感受到志愿者的奉献不

再是抽象的道德标签。现场观众感慨:“原来爱不仅可以通过双手,还可以通过音乐来传递。”而《家乡的黄辣椒》则区别于各种不同的辣椒歌文化,让观众在张弛有度的歌曲旋律中感受到了作曲家对乡村振兴给老百姓带来的幸福感。回程路上朋友激动地说:“整场音乐会看下来非常不错,如果能在第二篇章多两首催人奋进、慷慨激昂的歌曲就更好了,况且这类作品,作曲家有很多。”

俗话说,“好戏在后头”,“时代心声”作为第三篇章,自然扛起了压轴的分量。《共和国的勋章》《幸福苗寨》《以幸福的名义拥抱中国》等歌曲,从对家乡山水的深情描绘,到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衷心祝福,从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到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弘扬,每首歌都有各自不同的亮点,或激昂、或质朴、或深情,却都以独特的音乐语言,唱出了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的心声。而当《美丽乡村》亮相舞台时,将叙事推到了高潮。这首歌曾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阅兵式群众游行时演奏曲目,并获得文旅部“百年百项”精品工程扶持及湖南省文学艺术奖,成为新时代乡村题材音乐创作的典范之作,这不仅是对老百姓的深情礼赞,更是音乐连接城市与乡村最温暖的情感纽带。尤其在株洲籍著名歌唱家王丽达的加持下,更彰显撼动人,鲜活可感!

音乐会的成功,离不开歌唱家王丽达为代表的众多艺术家如傅莉珊、陈小艺、谢佳卿、刘淮保、畅快、张芝明、阿笛千千、袁双洋、杨圣长等与作品间的精神共振。他们的精彩演绎,让每一首歌都成了情感与思想的延伸。有人说“真正的艺术力量,从来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让声音成为时代的镜子,让旋律成为土地的呼吸”——这或许正是《美丽乡村》江晖作品音乐会留给当代音乐创作最重要的启示。

阅读拾萃

那些经典的名著开头



《呐喊》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连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现在便成了《呐喊》的由来。

《围城》钱钟书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

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拥挤所聚居的土地,在地上铺砌石头,让地上什么也不生长,尽管一见到出土的小草就铲除,尽管拼命砍伐树木,驱逐一切鸟兽,然而,就是在城市里,春天依然是春天。

《人生》路遥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我们仨》杨绛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踪影。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哪里去了。

《城南旧事》林海音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层的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

《长恨歌》王安忆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座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来源:央视新闻《夜读》整编)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